

傳統

白明奇／神經科

盧豐華／圖

找畢

業於金

龍少樺的母

校忠孝國小，

那幾年的生活簡直

就與棒球連在一起，自

以金龍為榮；之後，進了大肚山

腰、紅土松木間的懷恩中學，當時國中男女分班，但懷恩卻是男女合班，而且過六年便服，每年還固定露營一次，這讓我們覺得很特別。不久，穿上建中的灰夾克，開始迷戀紅樓、沙漠、仙人掌與駝客一大堆的傳說與故事，有著週三下午到植物園巧遇北玄的期待；進入北醫，很快便感染到拇指山、川堂、楓鄉道等氣氛，鐵皮屋下的刊物室，更是主導大學生活的重心。後來，造訪東北大學，馬上就被北斗七

星、青葉城、貝陵會館，還有魯迅紀念碑所吸引；幾年前，我自中正心理所畢業，該系新生入學時便饋酒，畢業時將之擊碎飲之，猶如女兒紅、花雕之意涵，多有意思的傳統。

前幾天到光復校區辦晶片卡，才驚然發現小東路南邊的校景正在改變當中，雖然如此，仍能維持幾十年來的感覺，不知路兩旁的教授學子，是否有著這樣的情懷。然而，來成大醫學中心已快20年，我不斷自付：這群德國磁磚覆蓋下的白色巨塔的傳統在那裡？

傳統在那裡？

從記憶學觀點看來，反覆出現的物體，當下次提取時所需的時間會越來越短，甚或幾近反射，但若是具有傳統指標的物件恐怕也要國醫杏林核(teleokue)，才會有情緒的連結，會讓人燃起某種程度的熟悉感，甚至激動。當我們的大腦想到成大醫學中心時，到底會立刻牽動聯想些什麼？2004年11月日在邀請黃崑崙博士的演說中，林其和副院長指出：「武田書房之於成大醫學中心，猶如佛羅之於台大」。成大醫學中心到底有沒有硬體具指標意義？或者有沒有什麼活動能視為傳統？也許有人腦中會自然浮起勸人獎、白袍典

禮、加冠禮或武田書坊，但你同意嗎？每年有許多老師或學生受醫學中心的鼓勵與資助，遠渡重洋研究觀摩，雖為點水過客，但總能感受泱泱大校或古老學閥的傳統校風，一棟簡單的建築、一口老鐘、一排老樹或一池止水，讓人深思良久，或者反覆出現在視野中的山貓(wiccat)、老虎等校徽，這些徽紋甚至都能開一家店，大賺其錢。

但是我們所謂的傳統的受體是誰？是工友、清潔工、教師、辦事員、醫護人員、警衛、主管、學生、義工或研究助理，還是一些編制上跟成大大一點關係都沒有，卻天天來成大大上班的人？身為看病的您，會覺得是成大醫學中心的主體，而非過客嗎？為了方便與現實面，請允許我把這篇文章的主題縮小，放在臨床醫師對醫學中心的認同感上。

離開成大需要傳統嗎？

在成大醫學中心，隨時都有人臨床醫師想離開另謀高就，這幾年也不例外，只是出走的人變成教授，而且就到咫尺之內的醫學中心。在一本介紹川端康成的書中提到，一個偉大的作家，需要三代的孕育。學術研究、醫學教育與臨床服務，難道不是如此？如果成大醫學中心只是附近

醫院高級人材（非一般年輕主治醫師，因為大部份的年輕主治醫師離開成大是必然的）的養成所，如何能孕育出傑出的人才？

外科部年輕主治醫師表示，外面的醫院隨時可以創造新的職位，歡迎教授過去



效命，一方面有優渥的收入，一方面可以沖淡既有的不滿情緒；還有人說，成大淪為附近醫院高級人才的養成所，最主要原因是薪水，無庸置疑！從今年的健保局與醫療院所之爭，以及醫學中心為應變政策的舉動，讓人覺得醫師是一群訓練有素的

順民，對這些人來說，錢是最好的傳統。但是，除了一味責怪鄰近醫院挖角，我們也要檢討為何留不住高階人才。一位神經部的資深主治醫師表示，當年在台大醫院任住院醫師，月薪萬餘，但卻很少聽說有人中途他就，同仁皆以身為台大醫師為榮，這是一種榮譽感。但是今天大家是否仍以身為成大醫師為榮？有多少人會因為高薪便輕易被挖角？這位醫師還說，他相信最後離開成大的醫師大多不是因為薪資因素，即使有，也非主因，主要都是工作環境使然，這因素其實很複雜。他舉例，今天因應健保問題，高層將問題層層轉達，有點類似經理人的科部主管內心也充滿矛盾，但是身為第一線的醫師，最後一道防線到底能持續多久？

我曾指導過的一位原任職於中部某醫學中心的一年輕神經科醫師，在歷經自主管理、卓越計劃等衝擊後，選擇離開，當時他寫信告訴我，他說他哭了，內心不禁吶喊，那些平日滿嘴醫學倫理的大教授在哪裡？反觀近日聯合報刊出了一位精神科醫師的自省，文中有一段文字寫盡了某群醫師的心境：「朋友

好心借我看卡羅·歐巴尼醫師的傳記，看到他為理想、為信仰所做出的偉大且無私的奉獻，我突然覺得自己很醜陋。已經有多少日子，我為了薪水在出賣著自己的靈魂？我花了多少的時間，在計較著付出與收入之間的落差？我用了多少心思，在追求名與利的成就？」，這位醫師是我的好友，我曾請他在失智症病友會上演說過，相當感性的醫師。

理想與妄想 傳統可以建立嗎？

不變曰傳統，改變是創新。近來大家都在談創新，但創新不是從天上掉下來，也不能天馬行空的談，創新仍需要傳統，需要能孕育下一代傑出人才的導師。所有的移植固然有其貢獻，但要植根便需要一個永續經營，可以修正，但不能偏廢之理念。我們的高階主管，也是資深教授說：「成大醫學中心沒有傳統，那是屬於歷史悠久如哈佛、牛津之類的學校」，但我很想去了解哈佛創校的前20年做了些什麼，有沒有人試圖去創造些什麼，所謂的傳統又是如何形成？台大歷史系畢業、曾執教國中經年的施老師說：「傳統就是習慣，是人為、刻意安排的」。是的，我們為了某種目的必須建立傳統；或者說，我們希望建立傳統是有目的的。Laura Reece在

其著作「品牌的建立(The Origin of Brands)」中提到，同一個品牌若是經營太多不同種類的產品，反而會混淆消費者對於此一品牌的印象。問題是我們到底要建立什麼樣的成大醫學中心的品牌，讓人看到便立刻想到成大醫學中心？因為有傳統，會讓在這傳統下生活的子民貢獻心力，不計成本，流於口號的道德規範，那裡比得上自然流露、真誠甘願的奉獻。

精神科林興雅醫師曾借我一本精神醫學的書，其中有段描寫妄想的定義頗值深思：Stoddart's definition of a delusion (1908) 'a judgment which cannot be accepted by people of the same class, education, race, and period of life as the person who experiences it……，我們不禁自問，做一些無薪給的工作，不為其他，只為傳統；優秀的人才留在成大，但薪水卻遠不及離開的昔日同事，只為傳統，或者堅持某種近平病態的原則，只為可能不存在的理想，這種種會不會是妄想！

也許你會說：傳統何益？那能抵擋權勢金財誘惑；又或許缺乏某種神經傳導物質的人較易受制於傳統，反之如行雲流水，其奈我何？但大部份剩下的你我，留在這裡的意義為何？

結語

有一位賣唱片的年輕人，遇到日據時代出生的老先生拿著一本日文音樂書，出版年代是60年前，內容介紹的盡是對當下自稱是音樂行家來說的陌生人。年輕人下的結論是，台灣的音樂鑑賞能力至少落後日本一百年。這是真的嗎？他還為台灣各類文化的缺乏多樣性而擔憂。當動物被人類從原始環境帶回家養，便會逐漸失去多采多姿的顏色，我們一旦困於某種特定的遊戲規則，也會逐漸失去充滿活力、想像力的天空，也會變得越來越像彼此。

這篇文章是一個餌，我不曉得能帶給你什麼樣的念頭？或激起你內心何種波紋？歡迎來稿。